

第二条战线

《春草集》补编

李宁、李孝宁著

第二条战线

1945—1949

《春草集》补编

李宁、李孝宁著

目录

第二条战线 李宁著

第二条战线·····	3
后记·····	164

《春草集》补编 李孝宁著

青春曾在这里闪光（第二部分）·····	165
相山的红石榴·····	165
独特的小院·····	171
等待·····	172
我最喜爱的短波节目·····	176
《宇静波诗文集》编者后记·····	178

第二条战线

李宁著

漫长的黑夜过去了。船在嘉陵江上，奋勇地向上游行驶，浪涛冲击江边的岩石，哗啦，哗啦不断地来回反击。船上旅客们，渐渐清醒了。一股一股的新鲜的清凉的空气，不断地从江面上吹来。天色拂晓了。船上的灯光渐渐被朝来的晨曦压住了。轮船迎着凌晨江面上的薄雾，向前挺进。但在船上并不见轮船在走，只见两岸景物——树木、山岳、村庄等等，都在迅速地向后飞逝。

轮船转过了成九十度的急湾，激起江水浩浩飏飏。轮船左右前后也颠簸着。看看两山对峙的狭窄的激流的江面驶过了。这时深秋的太阳，已经高出了地平线上，金色的光芒，照射着满山遍野。薄雾渐渐消失了。凭栏远望，雄伟壮丽的山岳，好像迎面拥抱而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水手们急忙拉绳索，抛铁锚，船上忙乱一团，只听莽——莽——”地拉了几下汽笛。有人高喊：船到啦，旅客们不要拥挤。

轮船慢慢靠近码头——实际上，也不是什么码头，只是一些小木船连在一起。因为江水下落，轮船已不能靠近岸边。旅客们也就拥挤着下船。虽然有人嘴里在说：“挤上不挤下”，实际上，仍是熙熙攘攘地拥挤。旅客们走上登船，经过一条一条摆得七零八落的跳板，慢慢地登上岸了。

一上岸就有许多挑夫围绕来：“先生，你要挑行李吗？小姐，太太，你的箱子要人搬吗？先生，要住旅馆吗？”需要的人也就熙熙攘攘地讲好了价钱，不需要的，也就拒绝了。

这时，有几个青年学生模样的人，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他们都带有行囊：有书包，有小提包，也有较大的行李。只有行李较大的人，雇了挑夫，其余都是自己提着背着。在船上，他们彼此都不认识，只是彼此默默推测。下船以后，虽然并不同阵，有前有后，

但都朝着同一方向去了。

江水落后，江边的岩石，大的，小的，椭圆的，扁形的，各式各样，参杂着泥砂平铺着。但在上面行走时，并不难走，只是脚下沙沙作响。他们一面向江边走去，一面怀着惊奇的心情，观望这周围的山川形势：向南望去，远山绵延起伏，近山巍峨对峙。山上是一望无际的蓝色长空。嘉陵江却从两山脚下，浩浩荡荡地流过。回头北望，则是另一种形状的苍翠高山。山下江面宽阔，像一面蓝色波浪的湖泊。东则远山在望，树木苍翠，西则起伏邱陵，形成一块肥沃富饶的盆地。然而嘉陵江却由南而北，把这盆地分成一东一西两个半园形。嘉陵江又像从蓝天上飞舞而下的一条宽阔的蓝色绢带，横穿盆地而过，越陷越深，终将盆地陷成一高一低的两块。嘉陵江是美丽的，正如杜甫诗所说：

“嘉陵江水何所似？石黛碧玉相依因。”

在这盆地里，沿着嘉陵江的西边，有几条街道比较整齐清洁的S镇。沿着嘉陵江的东岸，有一排非常整齐的法国梧桐，亭亭如盖。穿过梧桐望去，一片又一片的平房屋顶，隐约可见。这就是这批青年学生所要到达的目的地。这里有一所全国闻名的F大学。

他们在江边等了好久，不见对岸驶来渡船。这时来等渡船的人，越来越多。太阳已经很高。凌晨清凉的感觉，早已消失，燥热了。他们下船之后，都没有吃东西，有些饿了。有的想去买点食物，又怕船来赶不上。这时，发现附近不太远，有一座小木房，好像是卖吃的。其中有两位跑去了。到那里一看：原来是“新华日报”S镇的发行站。里面摆满了来自解放区的报纸、杂志和书籍。还有几个青年站在那里翻阅。其中一位穿长衫的男青年，身材魁梧，黑发，面色红润，左额角上，有柳叶形伤疤，身穿蓝布中山服，未扣封领扣，态度深沉、和谒、谦逊名叫张鲁的男青年，一看不是卖吃的，却也进去翻阅书籍。翻了一会，又抬头望望船有没有来。不久，渡船过来了。他急忙买了一份“新华日报”，一本“群众周刊”，奔跑回到江边，

赶上了渡船。

小木船像大一点椭圆盆似的，在江心中荡漾，仍然看不见船走，只见两岸景物移动。这时那个买了报刊的男青年张鲁却悠然地打开了报纸，默默地看着，而他的左边紧紧地挤着一位女青年，这女青年中上等身材，穿着浅蓝色旗袍、白袜、白球鞋；上身披着一件紫红色的外套。乌黑的短发被江风微微拂动。她身材苗条，明眸皓齿。一双娥眉之下，流动着深慧的眼睛，光彩逼人。由于船上人多拥挤，又由于时过晌午，太阳当头，燥热，她将外套脱下来，搭在左边的胳膊上。她右手提一个装满书籍笔记本之类的网兜。她态度深沉而稳重，但一和陌生人接触，总是低着头显出一般少女的羞涩。这少女名叫白云鹂。她顺眼看了一下报纸的标题：

坚决避免内战……建设新中国

国共双方签定双十协定

那男青年张鲁率性把报纸全部打开，让能够看着的人，都看起来。他们一面看，一面会心地笑了：“好啦！和平建设新中国！”这是所有的人，关心的大问题。这是一切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所最关心的大问题。渡船不知不觉间，已经靠岸。他们彼此互相帮忙，把小提包、行囊之类，都从渡船里搬到江岸的东边。

下船之后，白云鹂的书籍较多，行李较重，看来她自己是搬不动的，不用说这里雇不着人挑，也无需人挑。因为学校太近了，上岸即是。这里那个买书报的男青年张鲁很自然地把她的行李扛起来。一直循着梯形石级扛到岸上。刚一放下，就有几个迎接新生的女同学，赶来把它接去。于是她连声道谢，把临时帮他拿的零星东西交给他了。她随即跟那两个女同学向女生宿舍走去。她很感谢那个身材魁梧的男同学的热情帮助，只是惋惜没有来得及问问他的姓名。

二

一进女生宿舍，人地生疏，白云鹂把行李打开，把床铺略加料

理。这时，一位身材矮胖、黄发、长方脸、疏眉、眯缝眼，身穿花旗袍咖啡色的外套的名叫郭英的女同学，端着脸盆给她打水去了。而另一位身材上等，不胖不瘦、头发乌黑、娥眉、长方脸，身穿蓝布旗袍，绛紫外套的名叫薛永芬的女同学，一面帮她拴绳，晾手巾，便一面问了一句：“同学，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白，叫白云鹏，你呢？”

“我叫薛永芬。”

“刚才那位呢？”

“她叫郭英。”

“你们都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什么地方人？”

“去年秋季进来的，我是苏州人。”

“她是——”话还未完，郭英进来了。“她是苏北人。”说着互相望了一眼笑了起来。吃饭铃声响了，白云鹏随着她俩一同走进饭厅。饭后，她们带着白云鹏顺着学校周围，参观去了。每到一处，她们就指着向她介绍：这一带是教室，那一片是男生宿舍，那是图书馆、阅览室。还有东边那几座平房是实验室；北边一带田园和那一片桑林是农场；南边是个小镇市；西边是嘉陵江东岸；同学们每到傍晚爱到那里散步，夏天还可以游泳。东边竹林底下，有一条小河，终年流水潺潺。

傍晚，她们沿着江岸一排排的梧桐树下，一面走着，一面议论着，江风不断地吹来。当她们回到宿舍附近，又见一批行李放在那里，不用说，又是一批新同学到来了。当她们走进宿舍时，床上床下，又放上了好几个行李。但都不认识，只是泛泛地互相介绍。在互相接触时都很谦让。晚上熄灯入睡时，宿舍六张双人床铺，规定住十二个人，现已住上七、八个人了。她们来自四面八方，南腔北调，谁也不太清楚谁的底细，但谁也知道，都不过是青年学生罢了。

时间不太长，彼此也就慢慢的混熟。

一周光景，学校正式注册上课了。上午时间，多数人都在教室

上课，下午多数人都在图书馆阅览室上自习。每到傍晚，三、五成群，十个、八个一伙，散开在各个地方：操场上、江边上、竹林里、小河边以及桑园一带。开学之初，学校里有着各种社团活动：什么系会啦，同乡会啦，什么这个学社，那个学会啦，不下几十种。每个人总得参加好几种。由于这种广泛的社交活动，时间不太长，就可以互相交叉着间接直接地认识许多人。虽然很表面，但面孔总是熟悉的。

一天傍晚时分，白云鹂由食堂吃过饭餐回到宿舍，约好了几个同系的同学到中山堂参加了当晚的系会——迎新晚会。因为时间尚早，她们沿着江边散步到了农场，边走边谈着，直到黄昏才一同进入会场。会场并不大，相当于小型的会客厅。里面陈设颇为精美雅致：十几张桌子，围成一个长方形，桌上铺有洁白的台布，有几盆绿叶扶疏的鲜花盛开着。师生快到齐了，几位女同学，一时送咖啡，一时送糖果，一时送橘子，一时给新同学戴上鲜花。白云鹂最初感到有些拘谨，现在好像也被这种空气溶化了。当娱兴开始时，她听着动人心魄的女高音独唱。不知不觉地浸入了音乐的世界，尤其使她感到同学的大多数气质都很纯厚，不轻浮，不奢华，一幅暗雅的装束，在那灯光下翩翩起舞，分外夺目。这时使她连想起白天老师所讲解的屈原《少司命》：

“秋兰兮靡芜，罗生兮堂下，绿叶兮素枝，芳菲菲兮袭予……秋兰兮青青，绿叶兮紫茎，满堂兮美人，忽独与予兮目成……与女沐兮咸池，晞女发兮阳之阿，望美人兮未来，临风恍若浩歌。”

她更加陶醉了。

三

这晚她回宿舍，轻松愉快，睡眠很熟，别人认为学文学，没有前途，轻视文学，轻视学文学的人。她却没有这种感觉，她好读书，爱写作。

一天她正在阅览室上自习，薛永芬和另一位不太熟悉的女同学，走近她的身边，请她为她们的刊物写一篇文章。她只是小声说：“怕写不好？”推辞半天，经她们一再要求，她只好答应了。当她的“三种文化三条道路”一文发表以后，颇令人注目。当时曾有好几个人，就她的文章论点，进行分析评论。有的教授看了她的文章，给她很多鼓励，但就在这同时，却有另一些人，对她注意了。

满天细雨霏霏，路途泥滑。一天白云鹏一进宿舍，室内却不见一个人，只觉得天气阴沉得使人烦闷。她刚要倒上床铺，却发现一张通知单：

白云鹏同学：请速缴纳膳费，否则从明早停止膳食。

膳委会即日

她愣了半天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她急忙到了膳委会。一进饭厅门，那里已有一群人在拥挤，好像看榜似的。原来新近审查的人公费名单公布了。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却不见她的名字，她走进膳委会问了一句：“怎么没有我的名字？”那个管膳食的出纳，冷淡地答了一句：“我们不知道，教导处通知的，你去问问”——话还未完，她就转身出门去了。

一个身材上等，方面大耳，道貌岸然，身穿米色尼龙中山服，约有四十多岁的教务长——他是美国留学生，名叫方志西，绰号方老袋——像法官一样坐在办公桌边的安乐椅上，动也不动，一见白云鹏，脸色铁青：“有什么事？”“怎么取消我的公费？”他唔了一声，随手从他左边的抽屉里，拿出一份名单，看了一眼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你的名字。”他连连摇了两下头。“教务长为什么没有我的？”“没有就是没有。不要找麻烦。”“找麻烦？难道我该饿死？”“你饿死怪谁？政府设置了公费是为了救济沦陷区思想纯正，品学兼优的清寒学生。”“难道我的故乡不是被日寇站领的沦陷区吗？”“根据教育部规定，你不符合享受公费条件，你知道我是执法如山的，你不要再来找麻烦。”这时又进来几个学生站在教务长旁边，等着谈话。“请

你走吧，我还有事。”白云鹂一气之下，把门带得咣啷一声，回到宿舍倒到床上，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看来好像是小事，然而一个人不吃饭，总是生存不了的，什么高贵艺术，什么精神生活，都是无从附着。她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文章。她并没有和人说，只是顺便打听打听同宿舍同系的一些人。她们大多没有这样事，只有少数人和他遭到同样的命运。她又打听老同学，她才知道所谓公费，只是为有钱有势的少爷小姐而设的，是为他们的思想纯正而设的。至于真正清寒学生，则在防范与怀疑之列，经常要被召去训话，审查思想。甚至要审查信件，审查日记，审查作文，等等。她感到不平和愤怒。然而明天早上就没有饭吃，中午、晚上、后天，以后呢？都没有，还要为一些人轻视，耻笑，怎么办呢？

正在这时，她发现枕头上有封信：

Miss 白：自从郭英介绍我认识你，我心里像铅石一样沉重。近来看见你，我很害怕，前天由S镇渡口回来，见你坐在船上的身影，使我回校以后，心里格外沉重。我愿意和你做个知心朋友，你有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，我愿意为你、我的困难，奔走效劳。说时髦一点，就是和你共产，你的膳食问题，请你放心好了。你上学的费用，全部由我负责，只要我和你……

范家端

四

这封信是范家端找人代写的。她一见范家端三个字，忽然从头脑中浮现出一幅恐怖的景象来，好像做了一场恶梦：

记得入学不久，她被郭英拉去参加一次同乡会。她们先到紧靠学校西南角，嘉陵江畔的一家茶馆里坐了一会。这茶馆里的顾客，全是F大学的学生。这里一滩，那里一滩，十个、八个一伙，靠着竹椅，围着茶桌，喝茶、咯瓜子、抽香烟，高谈阔论。在这里什么论调都可以听得着。这里有一张茶桌上放满了啤酒、水果、美国罐头

之类，周围靠着竹椅的，全是着西服和美国军服的顾客。他们一见郭英带着白云鹂到来，都站了起来。这时郭英一一介绍：这是Mr. 包，这是Mr. 何，这是Mr. 陈……这是Mr. 范，这是Mr. 黄。于是又一一坐下。其中有一个身材短小，猴头猴脑，发灰黑，面苍白，三角形眼中闪烁着畏缩狡猾凶残的目光。身着米色西服，黑皮鞋，花衬衫，黑领带。他左腿交加在右腿之上，喝了一陈啤酒，又翘起小母指，抽着香烟，那烟卷冒着白色的圆圈形，从他嘴里一圈又一圈地噓出。他有时得意地暗笑，有时站起来，有时坐下，他和在坐的人，高谈国事，什么“战后，中国国际地位很高啦，只要共产党实现诺言，不制造内乱，中国将成为美国式的中国”。什么“中国第一任总统除了劳苦功高的蒋主席，谁还能挣得去”！“什么美国华尔街的百万富翁‘钢铁大王’‘煤田大王’多么令人向往啊”？说着又眯着眼睛，呵呵地笑起来。人到齐了，他们一一循着楼梯，上到茶馆楼上，已经布置好了的会场。人们围绕着会议桌子，一一就坐。忽听一阵楼梯声响，大家抬头一看：“啊，包处长来了，”于是所有的人都站起来，一位身材中等；白皙面孔，金丝眼睛，着黑皮鞋，深蓝色哔叽西服，一手拿着手杖，一手脱下毡帽，面带笑容，但笑里藏刀。他向所有在坐的人一一握手。然后和他的年轻太太一左一右地坐下。大家亦都端端正正地坐下。主席宣布开会，说同乡如何重要，增进友谊，砥砺学行，做三民主义信徒。接着互相介绍，来宾讲话。这个人名叫包友三，绰号包跑腿，站起来了。他微微鞠个躬，吸了一口烟：

“乡友们：鄙人今天有机会，参加这会，非常荣幸，非常幸福。我最近从家乡回来的，那里共军到处制造磨擦，制造内乱，每到一处，鸡犬不宁，杀人放火，共产共妻，无恶不作。希望各位在校读书，不要受共匪分子欺骗，高谈什么马克思主义，牛克思主义。那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，诸位不要上当，那是没有前途的。要有前途嘛，也只有坐牢杀头的前途。兄弟说话向来是诚恳的。信不信由诸位……”。他话完之后，微微点了一下头，他在七零八落的掌声中坐

下。

娱兴开始了，所有目光，都集中到白云鹂身上：Miss 白，来一个，Miss 白，来一个，一次又一次掌声。白云鹂这时十分拘谨，脸色通红一身汗，只是低着头，动也不动，望也不望，直到形成僵局，不欢而止。这才转移了目标：主席来一个，老范来一个，来一个。范家端兴高采烈，满面红光，他叫谁给他拉胡琴，他唱一段玉堂春。大家都拍手高叫：Miss 白，Miss 白会拉。接着又是一阵又一阵的掌声，她仍是低着头，不动，不理，用手帕直是擦额上的汗珠。她手在桌下拉着郭英的衣角：“走，走吧，”“走”？不知谁说了一句：“好的还在后头呢？”她坐这里好像有许多看不见的绳索，正在向她勃子上套。她内心隐藏着一股愤怒，正想踢开桌位，冲出去。那位戴金丝眼睛的来宾，包友三到主席面前，轻声说了一句：得先走一步啦，大家留不住，拍手欢送那夫妇走下楼梯。白云鹂趁机拉着郭英，不辞而别。

天色漆黑，前面几个人送着包友三夫妇，一面走着，一面大声说话，还有手电筒不时地发出亮光。

在黑夜中，当她俩走近学校大门口时，看见包友三等人，还在前面走。不久，就听见校长公馆里的小洋狗，汪汪地叫起来。

这晚白云鹂回到宿舍，很久睡不着，满脸通红，额上出汗，直到下半夜才进入梦乡：她独自走进一座高山深林中，前不见去向，后不见来路。左边是悬崖峭壁，右边是望不见底的幽壑，幽壑里有无数条赤色斑点毒蛇，互相缠绕着，张嘴露牙，伸吐毒汁。她一惊，头一昏，从山岩上失足落下，她一声惨叫，突然惊醒了，她吓的一身冷汗，她一想到那天的晚会和恶梦，即由恐惧而愤怒。

五

现在她又收到了这样一封信，她早已把它撕成粉碎。她躺到床上，深为愤怒。她觉察郭英的灵魂深处肮脏、齷齪。郭英除了给他

带信，还给他转达下流的话，她对郭英渐渐疏远、讨厌，情感日渐绝裂。她后悔刚才不该把那封信撕去，该把它贴到众人注目的地方，让人们看看范家端灵魂深处，多么卑鄙。

她生活很困难，但她不向任何人乞怜，即使不能读书，她还可以当小学教师。正在焦虑之时，忽然接着一封信：

“鹏儿：舅父答应每月帮助你。我病好了，下月可回原来的小学任教。舅父和我，都盼你努力学习，求进步。随信寄来若干元，望收到来信。”

母字

她看完母亲来信，不觉潜潜泪下。吃饭问题暂时解决了。她又恢复了刚刚到学校时的那种快乐心情。她想她的学习生活，从此可以安定下来。她仰观太阳、月亮、天空飞云、遥远山岳，俯察嘉陵江的流水，无一处不是欢乐的。她和大多数同学一样，流浪到了后方，经过了八年之久的艰难岁月：飘泊、饥饿、寒冷、疾病、覆车、翻船、敌机轰炸，多少次接近了死亡边缘。她留在故乡沦陷区，白发萧萧八十高龄的老祖父以及乡亲们望眼欲穿地，年年岁岁盼望她们重返家园，欢聚一堂。她和所有的同学，全国人民一样，都认为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少世纪的苦难，奋战，屈辱，流血牺牲，前仆后继。今天总算赢得了伟大胜利。这伟大的民族，再不会被人类淘汰了。中国从此将建设成为和平、自由、民主、富强的新中国。她将更要发愤学习，实现她的崇高理想，为了创造新的文化，她将贡献她的毕生力量。一连多少天沉醉于这种快乐境界。写了一首诗：

碧水殷殷三月春，嘉陵江上鸟飞鸣。梧桐树下歌声晚，寝室灯前笑语频。漫步桑林夹道里，沈吟夜月影随身。相期各自还乡去，待到秋光会沪滨。

六

一天她和薛永芬正在江边散步，由北而南，走到学校门口，偶

然碰见了一位身材魁梧，圆脸红润，黑发浓眉，左额上有块柳叶形的伤疤，身穿蓝布中山服的青年。她记得很真切，那天给她扛行李的，就是他。这时，幸好薛永芬走过来给她俩随便介绍一下。张鲁说他渡江有点事，改日再多谈谈，多联系。这时她和薛永芬已把他送到江边，等渡船驶到江心，张鲁在船上笑着向她们招手，她俩才一同回来。

张鲁过江，穿过几条街道，回头看看，没有发现人跟踪，转过湾，进到一个旧书店。这旧书店是在一条正街上的拐角，门朝东南，门前有一条宽阔的汽车路，路的东边沿着嘉陵江有几间平房，那是卖“泼货”的。这书店是旧式的两层楼，楼下放满书架。书架上尽是中外古今的旧书。线装的，精装的，平装的，各式各样。门面有张长的柜台。柜台里面坐着一位年约半百，花白胡须，戴着老光眼镜，坐在那里看书。他一听脚步声响，就把眼镜去掉，抬头望望：“啊！张先生，你来啦，请上楼坐。”“你有事，老伯，我找老罗谈谈，他在家吗？”“在楼上。”说着张鲁已经登上楼梯了。老罗一见张鲁，高兴而小声地说了一句：“老张，你来啦，来正好”。他说话的声音，有些沙哑。他身材粗壮，面色红润，穿着一件宽大的灰色长衫，两个衣袖上套着已经旧得发灰的护袖套。他是金沙江北岸人。父亲是铁匠，为恶霸地主杀害，母亲被逼投入金沙江死去。他十五岁，进一家铁匠铺学徒。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，经过他的家乡，他参加了红军。随红军爬雪山，渡草原，终于到达陕北延安。他机敏精干，艰苦朴素，平易近人。他是久经锻炼的共产党员。由于他是四川人，对地方情况容易熟悉，曾被抽调到延安学习，于1943年被派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。他的公开身份是这个旧书店的掌柜。他是那老伯的女婿。他本名罗发根，化名罗田。他一见张鲁又跑下楼，向他老岳父吩咐了两句，又上楼来。这楼上东面有个窗户朝大街，层顶低得几乎要碰头，里面有一张木床，一张木桌，几条板凳，还有几份报纸、杂志之类。他叫老张坐在他的床边上，他紧坐在桌旁，靠近床边的一

条板凳。他问：“老张，最近学校情况怎么样？”“很好，进步力量有了很大发展，左派越来越靠近我们；中间分子大部分处于彷徨观望，徘徊不定；右派、特务、三青团骨干分子，在学校越来越嚣张，但越来越为广大群众所鄙弃。”“不过，得注意呀，敌人已经连日开会，明的和我们争取青年，特别是中间分子；暗的特务正在到处活动，发现我们。前几天大特务包友三又来了。他们连日开会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所有的对策，我们完全获悉，望你注意以下几个问题：”

一、据悉：“双十协定”签订第二天，蒋介石就暗中印发剿匪手册。国民党大批军队，有的正在准备，有的已经向我解放区进攻。看来学校公开的活动，可能要遭受挫折。目前，学生群众中，绝大部分担心内战的暴发，但他们大多数，只是单纯地怀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，笼统地反对，谁是谁非，谁是发动内战的罪恶凶手？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，他们是不了解的。目前必须尽最大努力，在学校里动员广大学生，要求国民党实现“双十协定”，反对内战。要学生了解内战的发动者，究竟是谁？敌人正在贼喊抓贼，一面暗中进行内战，一面企图把内战责任推到我党头上。混淆是非，迷惑群众，拉拢群众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群众弄清事实真象，真象弄清楚了，群众就会自动起来，英勇反抗。

目前，我们的口号，只能是：“促进民主，反对内战，提倡学术自由，反对特务控制，千万不要喊得太高，否则会把群众吓跑到敌人那边去。”

二、积极争取中间分子。你的公开身份只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，要和各系的骨干密切联系，慎重地发展外围组织，但要严防特务混进来。

三、为了扩大影响，最近应邀请在社会上富有声望的而在政治上靠近我们的作家、学者、名流，如老舍、张恨水……等，以你们所组织的社团名义邀请到校，作几次公开演说，然后组织学术时事座谈会，进行讨论，提高广大学生觉悟。但必须注意在讨论会上的

尖锐矛盾和冲突。要作思想准备，同时要作行动准备。

这里有几本小册子，请你带去看，只要不给敌人发现来路，可在广大学生中传阅。”

张鲁接受了老罗的重要指示，怀着一颗严肃而兴奋的心情，悄悄离开了旧书店，绕着嘉陵江西边的沙滩上，走到渡口，乘船渡江，返回他的住所。

七

张鲁住在学校西北角的木洋镇上。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道，两边各有一排破旧的瓦房，七零八落的。沿着街北头向西转，有一间四壁都是木板的小瓦房，四面都用报纸糊得整整齐齐。里面有两张床，一南一北地放着，还有几条破板凳。其外还有一些书籍、报纸、杂志放在床头前一个箱子上，箱子用东西垫有桌子高正好是一张很方便的写字台。台上有一盏煤油灯。

张鲁进去，刚把煤油灯点着，忽听有人轻轻敲门声，门一开，薛永芬和一位身材中上等，长方脸、粗黑色浓眉，眼神深奥，态度诚朴深厚，左门牙缺一，身着粗蓝布中山服，布鞋，扭扣时有缺少，名叫李霄汉的同学进来了。他急忙说道：“得注意啊，今天上午托匪叶青以“扫荡报”的总编辑身份来到学校中山纪念堂，召集特务骨干分子开会，扬言共产党不遵守停战协定，将自取灭亡……等反共言论。明日孙中山诞辰，学校将举行纪念晚会，据了解反动党团决定会后，根据叶青定的调子，举行时事座谈会。重点发言人都已物色就绪，保镖、打手都已选定，座谈题目都已出好。企图以他们的言论压倒我们，打击我们，在广大同学面前，显出他们的威风。我们不能不准备。”张鲁沉思片刻，转向薛永芬一句：你看怎么办？大家商议商议。这时李霄汉皱着眉头在室内走动，他突然提议：今晚连夜召开各系积极分子会议，大家讨论。张鲁又沉思一会说道：“会不能开得太大。先找骨干分子开会，然后再由他们分别动员。进行准备我们

的对策，针锋相对，敌人的反动言论，必须驳斥，欺骗宣传，必须揭穿。正好利用敌人的讲坛，掀起大论战，使大多数人特别是中间分子开动脑筋。论战是不可避免的。我们必须作好充分准备。”说到这里，张鲁突然想起一件事：“小薛、老李，我们本打算以各个学社联合的名义，召开一次时事座谈会，邀请几位名作家来校演讲。现在，我们干脆和他们“纪念晚会”合并，行不行？”薛永芬也说道：“我看也行。这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。但要作好充分准备。”于是连夜通知各系骨干分子开会酝酿，准备。

白云鹂也参加进来了。薛永芬悄悄地将几份秘密的宣传材料交给她，要她很快看完，交还她。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在中间分子争相传阅。白云鹂成天埋头阅览室，准备发言稿。她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。最后拿给薛永芬看看，薛永芬给她提了几处修改意见，并又供给她一些参考材料。她又重新修改。她修改好，还不放心。她极度紧张，如临大敌。晚上深夜睡不着觉，直到黎明前，由于极度疲劳，她才进入梦乡。一觉醒来，阳光已从窗户照进来，她一抬头，刚要起身，只听“沙”一声，一张“新华日报”由门缝里塞进来。她连忙穿好衣，下地取报纸一看。

“蒋介石已经撕毁“双十协定”，调动一百万正规军，并指挥七十万日伪军，进攻解放区。内战规模已经日趋扩大……”

重庆市各界代表成立反对内战协会，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以实际行动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……”

很快这个沉痛的消息，传遍了全校，宿舍、饭厅、课堂到处在纷纷议论：“唉呀！中国人好不容易取得抗战胜利，眼看内战又要暴发啦！一时抗日战争时期盛行的流亡歌曲，又在各个角落，沉痛地哼起来了：“我的家，在东北松花江上，……”

同时从遥远处，传来呜呜咽咽的洞箫声。

但也有人是在叫骂：“她妈的，现在还唱什么？吹什么？”一股愤怒的暗流，正在各个角落汹涌着。